

丹桂小吃系列之六

结结实实的火烧

安家正

如果说疙瘩汤代表着“汤汤水水”的小吃群，那么火烧就代表着“结结实实”的众多小吃。前者是稀汤寡水，后者是充饥千粮。前者是到达坐食，后者是出行食品。丹桂小吃以前者为特色，所以叫卖声也先喊疙瘩汤。

火烧系列中有饼这个“子系列”，大都相对比较软：油饼、单饼、淋饼乃至手抓饼。煎饼从西边来，糖酥煎饼，煎饼卷大葱也成为品牌，但见水、见气也都变软了。

火烧有很多种类：叉子火烧、瓢子火烧、糖火烧、烘炉火烧、杠子头火烧。像烤饼可以带馅，可以夹层，兼有“饼”的口感。

昔日的丹桂街上，火烧铺星罗棋布，很有特色。盖着几片

瓦很讲卫生，绝对不是露天作业。有个“门脸”，招徕顾客，却绝对没有门头。人们只习惯用店主的姓氏称“李家火食铺”、“王家火食铺”，似乎也用不着字号，也用不着交税。最主要的设备就是一个烘炉，加一把长柄铁叉子。那烘炉很像扁平的窑，保温极好，中间是炉膛，有红红的炭火，近火的平面摆放着才叉进去的火烧，很快就有了起“碯”的迹象，看准火候，及时移到外面，渐渐的，火烧不仅熟透了，而且通体焦黄的“碯”儿，外焦里嫩，分外可口。

“现烤现卖”是绝大多数的经营特色。刚出炉的火烧是最受欢迎的，排队挨号的不多，因为铺子太多，人人都会满意携之而归。

跟这种叉子火烧相比，杠子头火烧就是陈货了，至少也

是昨日的产品。因为这种火烧，不仅批量生产，而且相对集中销售。烟台成为航运中枢后，中转港码头就滞留着众多的乘船旅客，即使去最近的大连，也不只一天的航程，何况抗风浪的能力更差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不知道遇上风浪得抛锚几天，所以，登船的旅客都要买上一串杠子头火烧，用铁丝串起来，挂在脖子上，以备航程食用。因为杠子头火烧经久耐存，一般不会变质，几乎成了登船必备。结伴闯关东的更是一买一篓子，杠子头做起来费工费时，而需求者却常要立等可取，这样就不得不预约准备了。这是丹桂小吃唯一的例外——不尽是鲜货。

如今，有好几个地方争杠子头火烧的发祥地。其实，它是“西府赖子”传过来的。济南附近的崮山，馒头硬得可以当石

头用，传说咬一口可以嚼一盘子。胶东人拿过来，用上了烘炉才成了杠子头。所以，与其争争名分，不如争技术。在产品箱上标注“正宗杠子头”，可吃起来却是外皮酥脆，内瓢松软，那其实与杠子头毫无关系，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。

丹桂火烧还有变种，就是烩饼、烩火烧。在蔬菜旺季，就用蔬菜加上海鲜配上高汤，泡上粉碎的火烧，就成了主食副食烩在一起的绝佳食品了——当然，也成为丹桂小吃的上品。

馒头不妨也视为火烧的变种，可以称为软火烧。昔日麦子面不多，除过年外，平日很少见，但掖县、黄县好地多，麦子产量也高，所以掖县的面塑，黄县的花饽饽，乃至蓬莱的大枣饽饽，本来都接近艺术品，属于非遗范围，但也成为名小吃了。

烟台街上的小人书摊



孙宝庆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烟台街上“长”出了许多小人书摊，大摊小摊摆在人来人往繁华热闹的地带，形成烟台街上独特的风景，磁石般吸引孩童前去观看。尤其是节假日，中小学生会兴高采烈结伴搭伙相约一起去，把书摊围坐得满满当当，连个坐凳都没有了，摊主走来走去拿书收钱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当时，新世界广场以北有家黎明书铺，是我和邻居小伙伴们常去的地方。书铺

像条走廊，石灰粉刷的墙上钉着铁钉，再拴上一根根细白绳，绳上排挂着一本本色彩缤纷的小人书：童话、神话、民间故事、聊斋、水浒、三国演义、说唐传……总共有几百本，把屋子摆得密密麻麻。

和街边的书摊一样，也是看一本一分钱，书厚点的两分钱。那时候，这要比看场电影花一两毛钱便宜多了。从知道了黎明书铺，父母给的零花钱我不再买零食吃，一分一分地攒起来，留着看小人书。有时，我和小伙伴们钱凑多了，就整

个礼拜天泡在书铺里，从早晨看到晚上亮灯，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全然不顾。如果门口的小伙伴有谁没能去看，过后，我们就把看的小人书讲给他听，让他也开开心。

看小人书使我知道了世上形形色色的人，了解到天下光怪陆离的事，小人书摊成了我们小伙伴的乐园，伴随我们度过了童年时光。

白驹过隙，倏地数十载过去了，小人书摊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今，往昔那样的小人书，唯有在文化市场才能寻觅到。

被遗忘的蓬莱望族陈家

高正贤

2002到蓬莱大辛店办事，有余暇，信步走进一个外表较为排场的官宅院落，见一贫苦老叟端坐院中，从豆秸里挑拣豆子，

上前问：“老人家，贵姓？”答曰“鄢姓陈。”很惊讶，“鄢姓陈”三字岂是乡间老叟之言？！

继而又问：“老人家祖上……”

答曰：“我大明朝尚书之

后，此院乃是我祖上祠堂，待我慢慢说来……”

老人半文半白说了一通。

原来老人祖上三四代在明朝都是进士及第，都担任过大明朝尚书，分别是陈迪、陈梦、陈鼎、陈其学。皇上还给亲笔御提了门联“南邦宗伯尚书府，东海世臣司马家”，横批四字，本人唯独记住有个“笃”字。

老人家还说，当年是逃难来到蓬莱，在原籍，遭到灭门之祸，全家皆亡，唯有始祖一

人得活，当时尚在襁褓之中，乳娘将其从宅邸的后院排水孔，扔到街上，后由家丁将乳娘扛起，丢到墙外，才得活命，后逃到蓬莱。老人家说，当时陈家祠堂列祖列宗都有画像，但悬挂在北墙正中最高贵位置的确是一白发老妪，即为始祖之乳娘……

现在这支陈姓后裔分布在蓬莱的十多个村子里，这似乎是被我们遗忘的一个名门望族，这可比一个村子走出两个尚书的家族荣耀多了！

老当益壮



卢嘉善

我有位老文友，今年84岁了，堪称精神矍铄老当益壮。老人姓迟，蓬莱人，十几岁参加了抗日队伍，又历经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血肉贡献，是在身负重伤时被抬下战场的英雄，伤愈后在粮食部门任职。

离休回到家乡，他无时无刻不被战友的感人事迹所鞭策，终于用毅力、用一双被战场硝烟熏坏的眼睛、用不是很高的文化水平，献出自己的第一本文集《牵动心弦》。老战友迟浩田得知消息，亲笔题写书名，复信致意，并资助他的刊印发行。

如今，为了把更多战友的感人事迹录入历史，正日夜兼程，颠簸于广袤的齐东大地，访写《荣军颂》。

他曾对我说：“自己岁数大了，剩下的时日不多，应该趁现在还能活动，把战友们的功绩用笔杆子刻出来，让年轻人了解一点过去，珍惜一下现在。”他伸出长有老茧的手指又说，“这是笔耕岁月的奖赏。”

可每完成一个故事，我这心里特别欣慰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呀！有时半夜里想起好词好句，爬起来动完笔，对着黑字畅怀大笑，倒惹老伴不高兴。

说实话，当初搞这个东西就知道不是一件易事，恐怕到时候是出力不讨好，但为了完成战友重托，为了给后人一个交代，我是义无反顾。累是累了点，但生活充实呀，自我感觉也很年轻！”

去西海游玩

李树超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芝罘区，楼房不多，就是有高度也有限。因此，那个时候，站在位于现工人文化宫附近老宅的高台上，极目远望，烟台山和她左右的那片海，尽收眼底；大晴天的时候，连朝阳街上的行人仿佛也可以看得清楚。即使阴雨天，大海中的渔船依然隐约可见。

把目光向烟台山以西转去，视线飘过烟台客运站和火车站，继续往西，顿时一泓湛蓝的海水映入眼帘，但是那里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，似乎非常僻静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大人说：那里是西海，很远很远的。从那以后，小小少年便有了独自到西海去游玩的想法。

这年暑假，小伙伴们相约要到东海边儿洗海澡了，我说我不去了，我要到西海去！那个时候感觉西海就是不近乎，所以小伙伴们都笑话我，没有谁想和我一起去的。于是，我独自上路了，沿着尚未封闭成路的大海阳河一路往北，路过一所厂房的大门，只见门外挂着“烟台冷冻机厂”（今邮电大楼）的大木牌子，便继续往北走。路上闻名遐迩的罗锅桥，只见路两边店铺很多，著名的烟台马车店门前更是热闹，人来人往的。

在马车店门前一个右转弯，就是早期的烟台造纸厂所在地，继续向北，忽然觉得有些累了，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了，便在路边找块大石头坐了一会儿，想想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”的古训，便暗暗指责自己这算什么啊！

向北前行，行人的确越来越少了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终于可以看到海边的影子了。可是忽然一道铁路线横亘在脚下，想一想就知道这里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“平交道”吧！看看没有火车经过，小心地跨过铁路线，继续朝着梦中的那片海进发。沿路西行，走了很远，海的气息越来越浓，但是海的影子却被路旁成片的厂房遮盖了，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但是，我坚信我一定可以找到我已经渴望许久的西海！再说我在我家里观察西海的方位和路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继续西行，果然看到马路对面挂着一个大牌子，上面写着：烟台市外贸冷藏厂，我知道我找到了，前行没几步，视野顿时开阔，湛蓝的西海呈现在我的面前。海风徐徐吹来，吹散了我的疲惫，洁净的海滩在我眼前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。我暗自庆幸自己来对了，这里可比东海沿儿好多看了！

看着海边有一眼水井，几个大人正在那里打水，我也过去喝了一碗，很奇怪，那水的口感有一些发涩，大人告诉我说这是懒水井。再往里走去，一大片鹅卵石在海滩排开，非常多，并且各色各类都有，真是千姿百态，叫人百看不厌，海里头有几个人在那里拉耙子，有人说那是在拉沙蛤，果然不一会儿，有人上岸了，铁耙子里装着很多的沙蛤，围上来看热闹的人们纷纷称赞烟台海域的物产可真是丰富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夕阳西下，海面已经被残阳映红，我知道我要回家了，这个时候一条小舢板靠岸了，几个渔民从船上抛下渔网，只见渔网里全是活蹦乱跳的梭鱼！银银的颜色，亮亮的光点，望着自己的胜利果实，渔民们开心地笑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把有关西海的事写了一篇《西海游记》，老师夸奖我写得好，全级部传看。后来我总结了一下，其实当时的人们不喜欢到西海游玩的真正原因，并不是西海远了，其实是因为大家对西海并不很了解。另外就是因为西海海滩很少有沙滩，全是鹅卵石，不适合洗海澡。但是无论怎样，西海真的不错，特别是少年记忆里的西海更是五彩斑斓，湛蓝可人。